

原文为：LaPolla, Randy J. 2013b. Arguments for a construction-based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In Tseng Chiu-yu (ed.),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Papers from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33-57. Taiwan: Academia Sinica.

# 从构式语法角度分析现代汉语的结构

罗仁地 (Randy J. LaPolla)

姚洲 译；罗仁地 校

本文用构式语法分析法来解决现代汉语长期无法解决的语法问题。从构式语法分析法的角度来说，构式是最基本的分析单位，所以我们在分析构式的时候，只要看构式和组成构式成分的命题功能，如指示、修饰、叙述等。因为以构式为主，所以不需要定全语言性的范畴，因此词类和句法关系这一类的问题就不存在。<sup>1</sup>

## 1. 构式

语言与构式相关，而非与规则相关的观点由来已久。Dwight Bolinger (1961, 1976)认为，语言使用的很大一部分涉及到从记忆中回想 (recall) 包含句子在内的完整形式 (complete forms)，而非生成全新的形式。其原因在于这些回想起来的形式，已经成为了固定的句法模式 (构式框架: constructional schemata)。Bolinger 提出了类似于构式的概念，他称其为“习语 (idioms)”；由多个构式组成的集合，他称其为“句法交融 (syntactic blends)”，以形成新的句法结构；并指出“习语的脉络 (threads of idiom) 贯穿了整个语法结构”(1961:366)。(Pawley 1985, Grace 1987, Langacker 1987, Nunberg, Sag & Wasow 1994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在 Foley & Van Valin 1984 (亦可参看 Van Valin & LaPolla 1997:第六章) 中，我们发现该文首次将语法关系视为一种限于构式的现象，而非将语法关系视为某种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他们认为这与单个构式相关：某个构式的论元位置被挑选出来作为该构式的特殊突显 (special prominence) 以及枢纽 (pivot)，且语义角色在其枢纽词位置会受到有限的中性化/中立化 (neutralization)。不同的语言可能会语法化不同类型的枢纽词，而即使语法化，一

---

<sup>1</sup> 译者注：原文即有中文摘要，详见文末。

种语言也可能会语法化不止一种类型的枢纽词。<sup>2</sup>这种方法的核心观点在于，构式的意义不仅仅是部分的总和。构式作为整体的这种观念，强制制约听话者在这一方面（即所指在话语里的角色）的理解（即构式本身具有意义）。

例如，英语中的“Cross-clause co-reference constraint（跨小句共指制约）”构式。该构式包含两个连接的小句，第二个小句省略了一个论元。该构式强制制约第一个小句的主语论元和第二个小句省略的论元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即一定是共指（coreference）关系，如例（1），即使这种理解从现实世界的角度来看毫无意义，如例（2）。当参与该构式的论元并非及物小句的施动者，或其论元并非不及物小句的单独论元时，则需要使用被动构式，如例（1b）。

- (1) a. The man<sub>i</sub> saw the dog and Ø<sub>i</sub> went downhill.  
      这个 男人 看见 这条 狗 然后 Ø<sub>i</sub> 走 向山下
- b. The dog<sub>i</sub> was seen by the man and Ø<sub>i</sub> went downhill.  
      这条 狗 被这个男人看见 然后 Ø<sub>i</sub> 走 向山下

- (2) The man<sub>i</sub> dropped the melon and Ø<sub>i</sub> burst. (Comrie 1988:191)  
      这个 男人 丢下 这个 瓜 然后 Ø<sub>i</sub> 裂开了

不同于早期的研究，现代构式主义的方法将语言结构的所有方面都看作构式。在构式注意方法中，所有的语法知识都表示为构式：形式和意义的配对。构式可以是简单的或复杂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或具体的（亦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任意情况）。构式之外，不需要任何句法结构。成分（componential）的语法观将句法、语义、语音和语音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部分相互独立，也与词汇无关，必须通过链接规则连结起来。构式主义的方法则不对界面（interfaces）进行探讨，因为不存在所谓的界面。语言中只有构式，因此不分构式和词汇；词也是构式。Croft（2001）的极点构式语法（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指出，也是本文所采纳的方法，即没有句法关系（除了部分-整体关系以外的，某个构式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只有句法角色（部分-整体关系）。除了各要素在构式中的角色（命题功能）以外，没有句法范畴，因此一种语言中也不存在全语言性的句法范畴。由于没有普遍的句法构式类型，因此也就没有普遍的句法范畴。<sup>3</sup>

<sup>2</sup> 将简单的话题-述题构式从我们这里谈论的语法化的枢纽构式类型（如本文下面的例 1 和例 2）区别开来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枢纽构式强制制约所指在会话中的角色的理解，即，这些语法化的枢纽构式是一种所指追踪机制（referent tracking mechanism）。只有它们（而非话题-述题结构）才能算是句法关系（LaPolla 2006a, 2006b）。我在别的文章里曾指出，汉语还没有将此类枢纽构式（pivot constructions）语法化（LaPolla 1993, 2009）。

<sup>3</sup> LaPolla (2011) 和 LaPolla, Kratochvíl & Coupe (2011)应用这个观点来讨论及物性。

## 2. 语言结构是制约推测的习俗化手段

在部分论文中（LaPolla 1997, 2003, 2010, LaPolla & Poa 2002），我们指出交际没有编码、解码，只有示意（以一种示意的方式施行某种动作，以表达交际的愿望）和推测（溯因推测，本质上是在猜测说话者为何做出这种示意动作）。<sup>4</sup>语言不是一种事物，而是由习俗和习惯所支配和构成的行为。我们的语言知识是对自己和其他人交际行为的记忆。语言（以及手势和其它示意动作）的作用是制约听话者对说话者交际意图的理解。语言模式在互动过程的话语中涌现(Bybee 2006, Hopper 2011, 2012, Thompson & Couper-Kuhlen 2005)。构式，正如上文所定义的，是经验习俗化后的模式，它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对理解进行制约。这种观点意味着每种语言都是独特的，并且语言都在某种特定类型的情形下对每一种结构进行习俗化，因此，每种构式也都是独特的。

## 3. 现代汉语

### 3.1 背景

有关汉语语法的讨论，有两个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词类和语法关系。就前者而言，赵元任（1968）在《汉语口语语法》中专门用了 300 多页来定义词类（第 498-815 页），还有另一整章试图用汉语定义“词”本身，但并没有提出任何能识别词类的严格定义，其主要问题在于“兼类（overlapping classes）”的存在。

汉语“怪”在“可是这很怪”中是形容词

在“怪难看的”中是副词

而在“别怪我”中又是及物动词... (1968:498)

虽然如此，他无论如何都要尝试去定义它们，尽管有很多例外和兼类现象。他还特别提到不要走黎锦熙(1992[1924]:24)的路线，黎锦熙认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随后还提出“由职显类”（1953:10-11）。然而，在上面提到的引文中，赵元任教授似乎在事实上遵循了黎锦熙的观点，说“怪”这个词在其使用的每个构式中都属于不同的词类。《语言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最近两期（40 和 41）都致力于定义汉语的词类；争议依旧持续不断。在定义范畴时，绝大部分方法都理所应当采用分布式的方法；即，先对构式进行筛选，然后试图根据特殊构式来定义全语言的词类，并将其视为定义那些范畴的标准。

---

<sup>4</sup> 这种溯因推测能力是一种普遍性的认知能力和一种生存的本能，用于理解自然世界和其他人的意图。参见 LaPolla (2015)。

就汉语的语法关系和小句结构而言,该领域基本存在三种观点:主题-述题(赵元任 1968, 吕叔湘 1979, LaPolla 2009); 主题突显(Li & Thompson 1976, 1981); 以及主谓(朱德熙 1982<sup>5</sup>和大部分形式主义的方法)。部分差异是由于学者是否假设所有语言都必须具有“主语”这一范畴,这通常也意味着人们假设这代表了整个语言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与词类的情况类似,构式通常被用于确定或界定语法关系。下面我们将考察普通话中的几个关键构式,看看在自然语料中使用这些构式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发现词类或语法关系的一致模式。

## 3.2 “把”字构式

我们第一个要考察的构式是“把”字构式。关于该构式的普遍观点,例如由Thompson (1973)提出的,此构式被认为体现了例(3)<sup>6</sup>的模板(template):

(3) NP1 把 NP2 V1 (V2) (NP3)

这一观点认为,助词结构“把”居于主要动词(V1)的施动者之后,其后是名词或名词短语,而且“把”还标记了V1的“直接宾语”(例如Sun & Givón 1985)。我们不难发现一些似乎体现了这一模板的例子,如例(4):

(4) 他们计划明年把共祭<sup>7</sup>活动推广到陵园和社区。

[他们] 计划 明年

NP1

把 [共祭活动] 推广 到 [陵园和社区]

Ba NP2 V1 V2 NP3

<http://news.sina.com.cn/c/2011-04-04/100722235984.shtml>

虽然这个例子似乎无可争议地展示了一个名词短语,它可以被认为是“把”之后的直接宾语,因为它是“推广”的受事,但有许多例子显示了不同的模式,其中“把”后面的成分要么不是受事,要么不是很明显的名词短语。请看(5)中的例子:

(5) a. 如果你把笔写秃了,只要按一下蓝色按钮,笔芯就会马上变尖。

<http://www.ycxljy.com/jyky/ShowArticle.asp?ArticleID=16494>

b. 这题太难了,会把头发愁白。

[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netiq\\_best&MsgID=582](http://web.wenxuecity.com/BBSView.php?SubID=netiq_best&MsgID=582)

<sup>5</sup> 尽管朱德熙教授通常被视为主谓观(subject-predicate view)的代表人物,但通过对他著作的解读,我认为在“主语”作话题的理解上他的观点与赵元任教授更为接近。

<sup>6</sup> 我必须强调,这是Thompson对于该构式的观点(也是主流观点),我在这里是反对的;我并不接受此处使用的“NP”和“V”这两个名称。

<sup>7</sup> 译者注:原始语料即为“共祭”,非引述者(罗仁地)误植。此处正确说法应为“公祭”。

- c. 因为这套衣服把我变的太可爱了，身材整个又矮腿又短全身看来就不成比例无  
言啦！

<http://www.wretch.cc/blog/gitbox/4658325>

- d. “我听说，一般的女人不喝酒，女人不喝一般的酒，喝酒的女人不一般。” “我  
怕你了，那我就喝一小点儿，剩下的你全包了。” “好吧，千万别强迫自己，  
真怕你喝醉了，做出什么傻事儿来。” “才不会呢，我还怕这两瓶酒把你给喝  
醉了。”

<http://bbs.big5.voc.com.cn/topic-1964540-2-1.html>

在 (5a) 中，笔是“写”的工具，而非受事；在 (5b) 中，“头发”根本不是“愁”的  
语义论元；在 (5c) 中，则没有以第一人称代词为受事的等价表达；在 (5d) 中，在“把”  
之前的指称表达所指的酒是“喝”的受事，而非施事，“喝”的施事出现在“把”之后。因  
此，关于哪些角色出现在“把”后的位置并没有一致性，“把”后的指称表达式的所指甚至  
不一定是动词的论元。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出现在“把”后的短语类型。请看 (6) 中的例子：

- (6) a. 不要把吃饭变成一场战争。

<http://renyifei.172baby.com/posts/137278.html>

- b. 为什么有些人把吃饭睡觉当成最重要的？

‘Why do some people take eating and sleeping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28560628.html>

- c. 为什么把吃饭各自付款称为 AA？

<http://iask.sina.com.cn/b/17752493.html>

在 (6a) 中，一个“动词短语”出现在“把”后；在 (6b) 中，两个“动词短语”出现  
在“把”后；在 (6c) 中，一整个小句出现在“把”后。因此，尝试用把字构式来定义词类  
或语法关系是行不通的。我们能做的是认识到有这样一个构式，它标记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  
受动作影响的次要话题。

### 3.3 “这本书的出版” 构式

汉语词类中第二个被详细讨论的构式是“这本书的出版”构式（最早在 Zhu, Lu & Ma 1961 中讨论）。该构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发现在其他语境下定义为动词的成分，充当了名词短语的中心语。（7）给出了突显该构式问题的自然语料：

(7) a. CNN 循环播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

*<http://www.sina.com.cn/2011-01-19 07:49> 新浪播客*

b. 有没有看到那天的播出？

*明日之星（电视节目）2011.06.11*

在（7a）的构式中，“播出”具有谓语功能，但在（7b）的构式中，“播出”具有指称功能。因此，关于这类词是“真正的”名词还是动词的争论一直存在。Zhu 等人（1961）的解决方式是该词作为中心语时是动词，尽管其作为中心语的短语是名词短语。这是有问题的，因为这种说法违背了短语是中心词类别映射（projection）的意义（参见 Shen 2007）。这完全是出于对一种语言内统一的、全语言性范畴的假设需要。但是，从未有人给出需要有统一的或全语言性范畴的理由。实际上，正是由于出现在某个构式中的某个特定位置，这个词才具备了其功能；这个词在此特定构式之外，没有（也不需要）任何功能。

### 3.4 “话题-述题” 构式

另一个重要的构式是话题-述题构式，这是汉语的基本小句类型（Chao 1968, LaPolla & Poa 2005, 2006），在该构式中我们能发现相同的现象，即相同的词和短语可以用于指称功能或谓语功能。例如，“吃”，在用于话题-述题构式中的述题时，如（8a），具有谓语功能，但当其出现在话题位置，如（8b），则具有指称功能。

(8) a. 但不要吃那些加重近视的食物。

*<http://yk.bjybkf.com/news/ydbj/2007/9/079111727563384.html> accessed 2012.09.02*

b. 在中国及世界的许多国家，吃是一种文化。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77.htm> accessed 2011.07.10*

在例（9a）中，“同桌吃饭”出现在述题位置，因此具有谓语功能，但在（9b）中相同的表达出现在话题位置，因此具有指称功能。

(9) a. 书记和我们同桌吃饭。

*[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kg201101023.aspx](http://d.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ddkg201101023.aspx) accessed 2011.07.10*

b. 同桌吃饭也就具有了表演的性质。

<http://baike.baidu.com/view/13977.htm> accessed 2011.07.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83%E7%9B%B8/5617738>

当用于下面这个构式的述题位置时，“诗人”和“学生”具有谓语功能，分别如（10a）和（10b）所示：

(10) a. 这些人都很诗人。

<http://hi.baidu.com/xmfine/blog/item/8c8b804404b6cb84b2b7dcbb.html>

b. 都大学生了还这么幼稚？

<http://video.baomihua.com/goodadv/12901470?P3P31>

例（11）是白花油的书面广告。如果查字典，就会发现“宅”这个词没有谓语用法，但在这里用作谓语，而且很容易理解。

(11) 除了整天宅在家营养也是很重要的。

*Ad for Baihuayou in MRT in Taipei, rec. 2012.03.12*

### 3.5 带“的”的小句指称短语修饰构式

在现代汉语中，当小句用于修饰指称表达时，它会被结构助词“的”名物化，然后该名物化小句位于指称表达之前。这实际上与3.3节所讨论的结构相同，只是以小句作为修饰成分。带“的”的小句是一个完整的指称表达，可以单独使用（比较（12）和（13））。

(12) 坐在我后面的人

[[坐 在 我 后 面 的]<sub>MC</sub> 人]<sub>RP</sub><sup>8</sup>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612031307463>

(13) 站在我后面的是今晚有份参与有关工作的其中几位，他们是我局比较年轻的政务主任同事，相信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都是比较难忘的。

[站 在 我 后 面 的]<sub>MC/RP</sub> 是。。。。。

<[https://www.cmab.gov.hk/gb/press/press\\_3018.htm](https://www.cmab.gov.hk/gb/press/press_3018.htm)>

<sup>8</sup> 这里用“MC”来标修饰句（modifying clause）、“RP”来标指称短语（reference phrase）。

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认为小句后的指称表达是小句的论元（尽管很难说是“缝隙（gap）”，因为没有强制性论元），但当该结构的中心语明显不是修饰小句的论元时，可以使用汉语的相同结构，如（14）-（18）。

- (14) 在每年地价税开征四十日前（即 9 月 22 日前），逾期申请者，自申请的次年期开始适用。

自 [[申请 的]MC 次 年期]RP 开始 适用

<http://www.kctax.gov.tw/tw/tax/LVT01.aspx>

- (15) 有人以前买菜的零钱，都会分给孩子，现在投竹筒，可以让孩子一起来付出。

[[买 菜 的]MC 零钱]RP

‘买菜以后胜下来的零钱’<sup>9</sup>

<http://www.newdaai.tv/?id=49496&view=print>

- (16) 很快，室内响起了炒饭的声音。

[[炒 饭 的]MC 声音]RP

<http://www.zwwx.com/book/10/10815/3146586.html>

- (17) 好吃又不会胖的甜点

[[好吃 又 不 会 胖 的]MC 甜点]RP

[http://yule.tv.tom.com/App\\_User\\_Video.php?video\\_id=21702](http://yule.tv.tom.com/App_User_Video.php?video_id=21702)

- (18) 不用洗手的自动马桶

[[不 用 洗 手 的]MC 自动 马桶]RP

<http://nimb.blogbus.com/logs/52825568.html>

比较下列例子，都带有“能写的”这一表达。

- (19) 后面能写的纸都不浪费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5DHRvny\\_7M](http://www.youtube.com/watch?v=V5DHRvny_7M)

---

<sup>9</sup> 在不同的语境下，这可能意为“买菜的零钱”，但这并非此语境下出现的意思。这个例子来源于一个佛教网站，他们试图让人们捐更多的钱。完整的语境为“有些人，以前他们会把买菜剩下的钱给孩子们，现在他们把钱放进募捐箱，这样他们可以让孩子们一起捐款”。



(20) 想找枝能写的笔

‘(I) want to find a pen (which) can write’ or ‘which one can write with’

<http://www.managertoday.com.tw/?p=2483>

(21) 能写的人，有福了！

<http://www.dk101.com/Discuz/viewthread.php?tid=93094>

(22) 不能写的人

‘不能写有关他们的内容的人’<sup>10</sup>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510092303862>

(23) 能说又能写的能力

[www.evis.com.tw/YOHAN\\_2012.pdf](http://www.evis.com.tw/YOHAN_2012.pdf)

(24) 学习英文，可以说是全民运动，可是真正学的好英文，能说又能写的，实在少之又少。

[http://save-coco.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05.html](http://save-coco.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_05.html)

(25) 将目前手中有的资料能写的就写吧

‘... just write the (materials) that (you) can write’

<http://zh.wikipedia.org/wiki/User:Irwin>

相同的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这可以从（21）和（22）以及（24）和（25）的比较中看出。当有一个中心语时，有时中心语与修饰小句的线索在于对中心语所指性质的解释，因此，如果我们比较（19）和（20），只有当我们理解“纸”与“笔”的性质，才能明白修饰小句的所指是写在什么上面还是用来写什么。但即使这样也不是完全确定的，因为中心语也可以有各种解释，我们可以从（21）和（22）的比较中看出这一点。

这些修饰构式（包括(12)）在结构上是由两个指称表达式组成的复合构式，类似于[学校的校长]，不过有一个名词化的小句作为修饰成分。在修饰小句中并没有可理解的共指论元，虽然第一个成分修饰第二个成分，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参见 Downing 1977, Kay &

---

<sup>10</sup> 这是来自一个关于老师要求学生写关于他们想感谢的人的讨论，但又说他们不能写他们的父母或老师或平常会想到的人。然后作者说“只是要花点头脑，回想一下你一天所遇到的人在扣除掉不能写的人=你要感谢的人”。

Zimmer 1978, Levi 1978, Finin 1980 对英语名词性复合词的讨论)。从语义上讲,它们可以有类似英语中的限制性关系小句的功能,即它们可以对中心语所指对象的推理进行限制。一旦我们开始研究这种构式的用法,就会发现有很多可能性,在某些情况下,中心语可以说是小句的一个论元,但在很多情况下显然不是,而且无论是否有一个指称表达式来充当中心语,对修饰小句指称的解释都依赖于对语境的推断,因此中心语是否能被省略不能作为区分名词性补语和关系小句的标准,这种构式也不能用于确定语法关系。在 LaPolla (2003、2015) 的框架下,我们会说,汉语在确定修饰小句和中心语之间的关系方面没有语法化的约束 (grammaticalized constraints)。

鉴于这种构式有许多种可能的用法,与其在传统的关系小句和名词补语的传统二分法中,人为地将这些可能性划分为一种或另一种选择,并且还试图确定严格的次范畴化框架 (subcategorization frames) 或论元结构及关系,在汉语中,我们可以简单地遵循构式主义的方法,并承认单一的小句修饰构式,该构式仅假定修饰小句和中心句之间的关系。这两部分都是指称表达,因此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一起使用。构式主义方法的核心要点之一是,整体构式的意义大于部分之和。正是这两个成分(修饰小句和中心语)在构式和特定语境中共同出现,才使得对两者之间关系的特定解释及所指对象的解释成为可能。

## 4. 讨论

可以看到,上面所讨论的构式是完全语法化的,且在结构模式上具有一致性,但进入构式的成分在类型和语义角色方面并不一致。即,这些构式并不会像在一些其他语言中那样,对确定所指对象的解释(interpretation)以及对其在会话中的角色的解释进行制约(constrain) (另见 LaPolla 1993, LaPolla & Poa 2006)。因此,对汉语语法最有用的方法是以构式为基本,而不是试图把没有经验证据的全语言性范畴强加给该语言,因为以构式为基本,意味着在个别语言或跨语言中不需要抽象的全语言性范畴。在分布式方法的实践中,构式被用于定义词类,然后用构式定义的词类来描述构式的特征。例如,某个词被定义为名词,因为该词作为某类构式的中心语出现,然后该构式又被定义为名词短语,因为该构式的中心语已经被定义为名词(基于该词出现在该构式中),正如 Croft (2001) 指出的,采用构式主义的能够使我们避免这种循环论证。将构式法作为基本方法,也使我们避免了在采用分布式方法定义词类和语法关系时所固有的“方法论上的机会主义”<sup>11</sup>,并使我们能够欣赏语言结构的多样性,从而使语言学更具经验基础。

---

<sup>11</sup> 该术语来自 Croft (2001)。它指的是挑选和选择哪个用于定义词类和语法关系以适合自己偏好的结构。这个问题,以及重叠类别的问题,结构主义学者(例如 Bloomfield 1933, Harris 1946)也注意到。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语言记录和语言类型学的人来说，采取构式主义的方法意味着，当我们写参考语法时，我们不需要有关于所谓的全语言语法范畴的章节；我们只需要介绍用于指称（referring）、述谓（predicating）和修饰（attributing/modifying）等命题性言语行为（propositional acts）的构式，而当我们做跨语言的比较时，我们并不假设任何全语言性的或普遍性的范畴，而是以归纳的方式工作，看有哪些构式在语言中得到了体现，以及对某一特定功能领域（a particular functional domain）的解释是否受到了限制，如果是的话，限制的程度如何，采取限制解释的构式是何种形式（关于这种类型学方法的更多讨论，尤其是语法关系，可见 LaPolla 2003, 2006a-b）。

## 参考文献

- 黎锦熙. 1924[1992]. 《新著国语文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 黎锦熙. 1953. 中国语法的“词法”研讨。《中国语文》1953.9: 8-12.
- 罗仁地、潘露莉。2002. 〈信息传达的性质与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发展〉《中国语文》2002.3: 203-209。
- 罗仁地、潘露莉。2005. 〈焦点结构的类型及其对汉语词序的影响〉《焦点结构和意义的研究》（徐烈炯、潘海华主编，57-78页）。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出版社。
-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
- 沈家莹。2007. 汉语里的动词和名词。《汉藏语学报》1: 27-47.
- 朱德熙。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卢甲文、马真。1961. 关于动词、形容词“名物话”的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61.4: 51-64.
- Bloomfield, Leonard.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olinger, Dwight L. 1961. Syntactic blends and other matters. *Language* 37.3:366-381.
- Bolinger, Dwight L. 1976. Meaning and memory. *Forum Linguisticum* 1.1:1-14.
- Bybee, Joan L. 2006. From usage to grammar: the mind's response to repetition. *Language* 82.4:711-733.
- Chao, Yuen Ren.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mrie, Bernard. 1988. Coreference and conjunction reduction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Explaining Language Universals*, ed. by John A. Hawkins, 186-208.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Croft, William. 2001.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Syntactic Theory in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13. Rad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ed. by Thomas Hoffmann & Graeme Trousdale, 211-232. Oxford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owning, Pamela. 1977. On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English compound nouns. *Language* 53.4:810-842.
- Fillmore, Charles J. 1982. Frame semantics.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ed. by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111-137. Seoul: Hanshin.
- Finin, Timothy Wilking. 1980.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 of Compound Nominal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dissertation.
- Foley, William A., and Robert D. Van Valin, Jr. 1984. *Functional Syntax and Universal Grammar*.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race, George W. 1987. *The Linguistic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London & New York: Croom Helm.
- Harris, Zellig S. 1946. From morpheme to utterance. *Language* 22.3:161-183.
- Hopper, Paul J. 2011. Emergent grammar and temporality in interactional linguistics. *Constructions: Emerging and Emergent*, ed. by Peter Auer & Stefan Pfänder, 22-44.54. Berlin &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 Hopper, Paul J. 2012. Emergent Grammar.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ed. by James Paul Gee & Michael Handford, 301-31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Kay, Paul, and Karl Zimmer. 1978. On the semantics of compounds and genitives in English. *Sixth California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d. by R. Underhill, 29-35. San Diego, California.
- Langacker, Ronald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3. Arguments against 'subject' and 'direct object' as viable concepts in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63.4: 759-813.
- LaPolla, Randy J. 1997.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fossi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terpretation: towards a single theory of cogni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eminar in Linguistics, November 6, 1997. [http://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1997-Grammaticalization\\_as\\_the\\_Fossilization\\_of\\_Constraints\\_on\\_Interpretation.pdf](http://randylapolla.info/Papers/LaPolla-1997-Grammaticalization_as_the_Fossilization_of_Constraints_on_Interpretation.pdf)
- LaPolla, Randy J. 2003. Why languages differ: variation in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constraints on inference. *Language Variation: Papers on Variation and Change in the Sinosphere and in the Indosphere in Honour of James A. Matisoff*, ed. by David Bradley, Randy J. LaPolla, Boyd Michailovsky & Graham Thurgood, 113-144.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 LaPolla, Randy J. 2006a. On grammatical relations as constraints on referent identification. *Voice and Grammatical Relations: In Honor of Masayoshi Shibatani*, ed. by Tasaku Tsunoda & Taro Kageyama, 139-151.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2006b. The how and why of syntactic relations. Invited plenary address and keynote of the Centre for Research on Language Change Workshop on Grammatical Change at the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ian Linguistics Society,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July 7-9, 2006.
- LaPolla, Randy J. 2009. Chinese as a Topic-Comment (not Topic-Prominent and not SVO) language.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Functional Approaches*, ed. by Janet Zhiqun Xing, 9-22.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2011. On transitivity in two Tibeto-Burman languages. *Studies in Language* 35.3:639-649.
- LaPolla, Randy J. 2015. On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a cultural connection for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Rik De Busser & Randy J. LaPolla (eds.), *Language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Social, Cultural, and Natural Factors*, 33-44.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LaPolla, Randy J., František Kratochvíl, and Alexander R. Coupe. 2011. On transitivity. *Studies in Language* 35.3:469-491.
- LaPolla, Randy J., and Dory Poa. 2006. On describing word order. *Catching Language: The Standing Challenge of Grammar Writing*, ed. by Felix K Ameka, Alan Charles Dench & Nicholas Evans, 269-295.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Levi, Judith N. 1978.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N. (ed.) 1976. *Subject and Topi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76. Subject and topic: a new typology of language. *Subject and Topic*, ed. by Charles N. Li, 459-489.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i, Charles N., and Sandra A. Thompson. 1981. *Mandarin Chinese: A Functional Reference Gramma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Nunberg, Geoffrey, Ivan A. Sag, and Thomas Wasow. 1994. Idioms. *Language* 70.3:491-538.
- Pawley, Andrew. 1985. Lexicaliz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ory, Data, and Application*, ed. by Deborah Tannen & James E. Alatis, 98-120.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Sun, Chaofen, and Talmy Givón. 1985. On the so-called SOV word order in Mandarin Chinese: a quantified text study and its implication. *Language* 61.2:329-351.
- Thompson, Sandra A. 1973. Transitivity and some problems with the *bǎ*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2:208-221.

Thompson, Sandra A., and Elizabeth Couper-Kuhlen. 2005. The clause as a locus of grammar and interac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4:807-837.

Van Valin, Robert D. Jr., and Randy J. LaPolla. 1997. *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從構式語法角度分析現代漢語的結構

羅仁地

本文用構式語法分析法來解決現代漢語長期無法解決的語法問題。從構式語法分析法的角度來說，構式是最基本的分析單位，所以我們在分析構式的時候，只要看構式和組成構式成分的命題功能，如指示、修飾、敘述等。因為以構式為主，所以不需要定全語言性的範疇，因此詞類和句法關係這一類的問題就不存在。

**關鍵詞：**現代漢語，構式語法，句法關係，詞類，子句性修飾結構